

## 第十二回 守義共尋盟盡傾肝膈 深情翻致病漸入膏肓

詞曰：

縮結絲蘿年月久，撇李尋桃，漂泊難成就。訴出衷腸勞借口，星盤認定隨伊走。室邇人遐長疾首，無地相逢，不奈行監守。一寸眉心終日皺，盧醫莫治相思瘦。

右調《蝶戀花》

話說雲娥、愛月主婢二人被綠筠揭出隱情，疑神疑鬼，要綠筠小姐詳示根由，又不肯說明就裏。雲娥至是，不得已乃欲探其真意，便說道：“妹真有心人也。愚姐倘有此事，吾妹何以能得其詳？莫非有破綻風聞，致妹錯認劉郎，遂以臆度其說首？”綠筠道：“妹所見者，非錯認之劉郎，乃確見之黃郎也。且姐姐胸臆之事，安有知者，此事實出黃郎之手，入小妹之目，姐姐不必疑也。”愛月在旁便道：“筠姐獨處深閨之內，安知外廂？說為出手入目，吾不信也。”綠筠說道：“愛月妹不信亦是，但黃郎為你小姐故，流落異鄉，失身下賤，久疏音跡，盼眼如穿，旁觀者已為之傷心，當局者能無動念乎？”雲娥至是，知黃生根腳已露，乃說道：“細看吾妹所言，似非無據。妹妹既已愛我，則所說之黃郎指明可也。”綠筠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妹敢不以實告。祇是說來，那黃郎亦是小妹意中人。妹平日所以惓惓者，祇為此生消息兩茫，立身待字。孰意為高才捷足者先得之，寧不悵悵！”雲娥道：“妹妹亦說慌了。黃郎居嘉興，妹居金陵，千里天涯，何由見面，乃為之惓惓？”綠筠道：“姐姐勿疑。小妹事出於禮，姐姐情出於情。此事不分遠邇，異日與黃郎握手，細問便知也。”雲娥道：“這等看來，莫非有黃郎夙緣之締乎？”愛月聞言，便接口道：“黃郎與篤姐既有夙緣，前日小妹亦嘗一面黃郎，何無道及此事，難道黃郎肯作負心人乎？”綠筠道：“莫道黃郎平日不道及此事，即使今日得與你姐談敘情懷，彼意中口中，何嘗知有一我？”雲娥道：“如此，則黃郎竟是一浪子。今日負妹，安知異日不負姐哉！”綠筠道：“姐姐是何言也！黃郎一片深心，豈思相負！但小妹此事亦怪不得黃郎不以我為念也。先嚴在日，與黃郎令尊老年伯即席結姻，刑科翁年伯舉酒為媒，爾時妹方三歲。不期次年，黃年伯棄家君而先逝，年母遂返嘉興，竟疏往來之信。先大人常以此掛念。到小妹五六歲時，每每言之。不意家嚴繼亦捐館，臨死時猶囑妹以底事，妹嘗佩之。孰意家母不忍妹於異鄉，黃年伯母雖常致書道及此事，而老母竟無回音。嗣而黃年伯母亦折世，雖有翁年伯現在，奈黃郎以年少孤兒，不能匍匐往懇，以故全不以妹為念。是以老母前年擬以妹許配鄰周。妹思先人遺命，秉志待字，誓不見黃郎，此身甘作木石。不意此生專為姐姐流落於此，亦烏知鄰閨中尚有十年待字，哀懷猶為耿耿乎！”雲娥聽了，歎道：“世間有此湊巧之事。我姐妹聚首終年，幾同蕉鹿，今日清夜一鐘，夢鄉皆醒矣。但不知愚姐之事，妹妹何得深知其實，率性言之。”綠筠見說，遂將花朝月下錯認投書說了一遍。乃向袖中取出帕、墜與詩，並玉史月下所投之書遞與雲娥。雲娥見了乃道：“原來這生如此輕躁。”愛月在旁便道：“小姐何反怪黃郎！彼為小姐結想二年，竟難一面。且在堂堂相府，要知我家這裏尚有綠筠小姐在此歪纏。周家雖出入有人，誰為傳言於彼？前於月下投書，從空一擲，自是實心。孰知乃為筠姐所拾。如此看來，莫非綠筠小姐與黃公子定下姻盟，夙緣未斷，今日於花朝月下，天作之合，使玉史東鄰留意，因而得到天臺？前事不忘，遂獲兼收兩美。五百歲之姻緣有定，三千年之桃實在茲。初終不改新舊同盟。且令公子知其十年未字，以待良人之再至也。”雲娥聽了，便對綠筠道：“妹妹既知其詳，姐亦不敢相諱。”遂將駐春園擲帕以後節節事情詳述了一遍。綠筠小姐道：“這等看來，姐姐一片心腸，無非憐才之見。但妹子矢志同堂，計又安出？”雲娥未及答，愛月便道：“綠筠小姐又癡了。黃公子既與綠筠小姐締有夙緣，理出於正。彼所以又與小姐於駐春園相結者，祇以綠筠小姐之蹤跡未明耳。先以孤身子立，遂有新特之求。相逢到此，人非木石，誰無感念舊人！”三人說了一會，各自散去。

且說雲娥自是之後，愁腸百結，神思昏沉，遂致病得十分沉重，飲食不思者已數日矣。二位夫人並不知其致病之由，雖醫藥不閑，百計莫廖。

一日，綠筠亦來問病，因對雲娥道：“姐姐此病，專為黃郎。事已至此，何不致書一封，命愛月潛往一看，或得一面，俾知吾姐之牽情，或有安慰之言，且如親見，足放愁懷。”雲娥道：“但恐二位夫人見責。”愛月見他執意，乃道：“小姐倘不聽綠筠小姐之言，此病何時可愈。二位夫人亦未必不知。且老爺祇有小姐一人，無他兄弟，萬一莫測，夫人暮景誰依？那時黃公子亦莫如何，竟負從前一片苦心，將為斷送矣，豈不累及綠筠小姐與黃公子姻盟之結，終歸無濟矣。莫若依其所言，致書公子，或慰所思，且將愈病，彼此得安，終期後會。二位夫人處終賴綠筠遮蓋一二。”雲娥見愛月如此說，甚是有理，遂強起而坐，命愛月拂几磨墨，揮毫書成，付與愛月寄去。愛月忙收好，仍與二人商議底事。

正躊躇間，忽見二位夫人俱來看病，敘些寒溫。綠筠便乘隙對二位夫人說道：“雲姐久病，服藥不效，以筠兒看來，此木葉陰翳，非養病之地，莫若將雲姐臥房移於紅螭閣，權住數時，或能漸愈。”曾夫人道：“筠姐言亦有理，但隔壁有人，動關耳目，起居反為不便，且有失內家尊堂嚴禁之常。”綠筠聞言，猶為請移過去，無奈二位夫人固執不從。各說些閑話，散去了。正是：

知機語要剩機發，心病須將心藥醫。